

HAIWAIZHONGGUONVZUOJIA CONGSHU

海外中国女作家丛书

岔路上消失的女人

一夜

一镑钱的考验

那年的田野

曾经，邮戳是这样盖的

时间的琥珀

玉米的咒语

YUMIDEZHOUYU

下

[英] 虹影/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HAIWAI ZHONGGUO NV ZUO JIA CONG SHU

海外中国女作家丛书

岔路上消失的女人

一夜

——镜子的考验

故乡的田野

曾经，她就是这样的

时间的琥珀

玉米的咒语

YUMIDEZHOUYU

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摘一株风信子

刚搬来那天，我的邻居就让我觉得奇怪。我草草安定于这独门独户的二楼套间，站在窗口喘口气。楼下花园白桌白椅，斜靠着一位白发老太太，闭着眼享受伦敦难得的阳光，而一位老先生不停地在剪修她的花，她的树。老头白发，背有点驼，走路腿似乎有点跛，但动作灵敏，一排冬青篱可能刚剪好，整齐得像用尺划的。

我下了楼，想自我介绍一下。老太太一把抓住我坐下，才问了两句，就把我带进面朝花园有着落地窗的客厅，给我看壁炉上的大帧黑白照片。一对英国青年男女，刚婚后不久吧，男的很高大，但也可能是女的小巧。那金发女郎，笑得很甜。

“这就是我，莉莉，你信不？”老太太说。

我看看老太太，脸已爬满皱纹，但不深。皮肤白，脖子和手呈出胫胫，显得很细嫩。

“四十五年前！”老太太不无自豪地说。“就在这房子里照的。



我丈夫不久死于事故，房子就属于我，我是这里最长的住户！”老太太低声细语的，嗓音很好听。“你住在我楼上：晚上别开派对，夜里别放音乐，走路别像跳舞，睡觉别像打架。注意别漏水，有事——”她转过身指着花园里正在挖什么的老头，“可找查理。”

“噢，你的园丁还会做水管工。”

“查理什么都会。他不是园丁，他是我对门邻居，就是隔壁那一家。哎，我忘了问你是日本人还是朝鲜人？哦，是中国人！太好了，查理也是中国人，中国人好。”

我朝花园看。老头还是在专心工作，他没听到我们在说他？我看看他低着的头，可不，东方人。

“他叫查理——我叫他查理。他的姓是南西的 N，乔治的 G，NG，怎么念？”

我抱歉地说我是大陆人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念。

“上帝点名时会知道的吧！”老太太还挺幽默，幽默得早了一点。“名字更怪，我怎么也记不住。他刚搬来时告诉过我，我那时就决定他叫查理。你来英国，就得有个像模像样的英国名字。你叫什么？凯瑟琳？海伦？”

我说了我的名字。她愣了一下。“Hong Kong？”

“Hong Ying，”我顽固地说。

“好吧，好吧，”老太太不想费这个神。我们从客厅走进花园。查理正在收拾工具。老太太说：“查理喝杯茶，你的同乡。”

查理抬起头，几乎觉察不出他脸上有笑容。我伸出手去。他慌忙把工具放下，伸出的手有点颤抖。他说了几句话，我听不懂。



我想是广东话或是客家话。但老太太插嘴了：他说这个郊区地方太冷清。他的英文只有我听得懂，我听了几十年了！老头不好意思地讪笑着，不再往下说，拿起工具箱就回到那边自己的花园，消失在放杂物的小木房子里了。

“他是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招募的水手，工伤压断了腿，三十五年前用赔偿金买了这套房子。”

查理的花园自然很漂亮。而应当属于楼上人家——也就是说属于我的花园，却是一片杂草，乱得像野兔窝。

“请查理整治花园，多少钱一个小时？”我问。

“他不收钱，但只给我做！你浴室漏水会弄坏我的天花板，他也会免费给你修。”老太太拍拍我的手，高高兴兴地说。我想，也替她高兴。

这二户邻居很静，平时无法感觉到他们的存在，终日门也不开，拉着窗帘。偶尔看见查理在花园忙着。我走过时，他点点头笑笑。我看他的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了。只有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我才看见我刚来时的一幕，莉莉永远那么享受地斜躺着，听查理的剪子声在周围响，脸上说不出的受用劲儿。

莉莉的草坪上放了一个扁平的瓷缸，盛着清水。松鼠，鸽子，黑鸟常来光顾。菖莆，玫瑰，鸢尾花，牡丹，一丛丛，一枝枝，在晚霞的燃烧中那么好看。但我尤其偏爱像一串串钟形的风信子，白的白，黄的黄。而查理的花园里，这种属于百合科的的风信子最多，长了一尺高。莉莉——Lily，不就是百合花吗？

三十五年！我有时猛地心中一惊，三十五年前他们和我的年



龄差不了多少。那时他俩也是这样的吗？两个孤身男女！或许莉莉真当她自己是金发主子，中国佬查理只配给她剪花园修篱笆？

这天，我下班回来，看到莉莉在花园门口，好像正在等我。

“他走了，他竟然走了！”她不等我问就高声地说起来。我从未看到她这么激动过。“查理！走了二个星期了。今天天晴，我这才发现。我打电话问了地方保健处，才知道他跌了一跤，摔折了骨头，进了医院！”

我不想说什么。人总有被送来送去之时。

“三十五年！他竟然一声‘再见’也没说！”她的声音颤抖，说不下去。

“或许你不在吧？”我替莉莉猜想。“在那儿比这儿好，有人照顾。”英国是个福利国家，这方面工作做得很好。“我打听一下地址。星期六我开车带你去，咱们去看看他。”

星期五夜里，十二点了，我竟然接到莉莉从楼下打来的电话。说恐怕还是不去好。“他没有请我去！”

我不知说什么好。我想莉莉的麻烦是太骄傲。英国人都这样。

星期六凌晨七点，电话又响了，还是莉莉。她说：还是去。我说行，但是十点走来得及。路上不堵车的话，用不了半小时。

好不容易捞到一个懒觉，我气鼓鼓地想。莉莉恐怕几十年来也是这样差使查理的吧！但我还是九点一刻就去敲莉莉的门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莉莉出门社交的打扮，有点老式，但挺整洁的，显得年轻。只是她脸上全是倦容。



当我告诉医院的值班护士查理的名字，她说：“喔，NG先生，我给你们打个电话。”

我们一怔。“你们是他的朋友？”她问。电话很短，她喔了几声，放下电话，看看我们，“你们来晚了。”她轻声说：手术引起心血管并发症，过了十天，昨天去世的。

车子驶进我们住的那条幽静的小街时，天正是最美的时候，云像淡淡的魔菌生长在房屋花园，到处都是。夜刚露出西边。下车时莉莉脸色比上车前自然了一些，她喃喃地说，花园里冬青树猛长的样子太难看。听她这么说，我心里直想哭。她似乎在想请什么人来修整，当然得花钱了。这个英国老太！我狠狠地想，但转又思之，这样的人也好，不会太悲伤。

晚上，我不放心，到莉莉的花园，里面熄了灯，她似乎睡了。我试着打了一个电话。电话嘟嘟嘟响了很久，也没人接。看来她把电话拨成消音的了。

第二天我跑下楼，探看虚实。但百页窗拉下来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屋里有动静，像是莉莉在床上翻身的声音。可她总不接电话，使我仍不敢大意。怎么办？打电话，敲门她都不理。第三天我受不了，只好找警察。

我随两个警察敲开莉莉的家门；她头发蓬乱，穿着睡衣，一副刚从床上起来的样子。没什么变化，只是目光直直的。“我没事，真的没事！”她的声音很沙哑。但脸上一滴泪也没有。我第一次发现不流泪的人比流泪的人，更让人不知如何安慰。

“你多照管她些吧！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打电话来。”那口气似乎

在说：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些了。

送走警察，我站在莉莉的花园里。扁平的瓷缸，水已见底了。几只鹈鸟露出雪白的肚子，在天空和树枝间飞来飞去，一声声叫着。哪怕是伤了一条腿，查理那时恐怕也不会没有一点魅力吧，那时他正处于一个男人最成熟的年华。莉莉如此悲伤欲绝，她这三十五年想的是什么？肤色隔开的是身体，还是人心？或许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想要什么，到现在失去了才明白过来？这事我想不清楚，反想得自己的心牵肠的痛。

我的眼睛从莉莉的花园扫向查理的花园：一样的残败、荒芜，落满了树叶。那总是默默开放的风信子花也像被查理带走似的，毫无踪迹。只是在查理用碎砖砌的低低的围墙边上，竟有一株淡红淡白的风信子，在飕飕冷风中鲜嫩地舒展着花瓣。我走了过去，小心地摘下了它。

我把这株本应由查理在许多年前就该亲手献给莉莉的风信子花，放在莉莉卧室垂下的百页窗前。

但愿它散发的那股深埋进墙缝里的香气，能使莉莉从床上爬起来。

1994年11月4日于伦敦



那天晚餐吃了好几个钟头，直到夜深，客人才一一告别。

你吹熄桌上的蜡烛，端回厨房，开始洗碗。客人众多，却都是他的朋友。他们谈笑风生，你服侍。擦擦手，你关了厨房的灯，突然发现一只蝙蝠倒挂在过道里，正对着厨房，遮住了过道的亮光，庞大的影子投在墙上，你叫了起来。

怎么回事？送走客人后，他在客厅看电视《皇城根儿》，他走了出来。

你站在厨房里，一动不动：蝙蝠！但过道里没有蝙蝠，你拉住他，说看看房间，房间里也没有蝙蝠的影子。他白了你一眼，去客厅继续看无聊的《皇城根儿》。

也许是我看错了。你放水洗完澡，马马虎虎披了一条毛巾，对着镜子将盘在头顶的黑发，慢慢放下来，用手理了理，你害怕看你的眼睛。你拉开浴室门，把毛巾搭好，穿了件棉布睡衣，走进卧室，

天花板靠窗的地方，一只蝙蝠倾侧，黑翅膀撕开，爪张着打旋，随时要扑来。你打了个寒噤，哆嗦的声音在叫，快来，快来！那蝙蝠朝窗帘冲去，斜着翅膀翻来覆去，不太像蝙蝠，而像一头失意的兽，横冲直撞。他奔了过来。你半裸着身体，神态惊慌，说，你看，在那儿，那儿。

哪儿？他很不高兴，大惊小怪的。房间里流淌着指甲花浴液淡淡的香味。他诧异你衣衫不整。你翻身上床，拉过被子盖好，我真的看见了。你小声争辩，说那蝙蝠模样很怪，动作很疯狂。

他掀开窗帘，瞧瞧，看清楚，窗帘后面是玻璃，玻璃前面是窗帘。你就不能让我安心看完电视吗？

他和她话越来越少，下班回家，除了看报吃饭，就是坐在电视机前，难得有床事也是草草完毕，翻身即睡。客厅那边没有了电视的声音，他的脚步响在走廊上，“叭”、“叭”，他在关灯，上床时脸沉着。别再疑神疑鬼，我要睡觉了。

你从床上坐了起来。怎么变成我疑神疑鬼了？你说你成天家为他打扫这么大几间房子，做饭，洗衣，买食品，还要定期去看他父母，他饭来伸手，饭饱就去打电话看报看电视。台灯柔和的光，折射着你手上的紫晶石婚戒，你心里说，我既没疑心你在外面搞女人，也没认为你有意冷淡我，你何必如此硬心肠？

他不言语。矮墙围起来的小院子，门前的花在月光下晃动。你不放心，关上门又插上了保险，才蹑手蹑脚躺回他的身边。

大清早，丈夫上班去了。

家里安安静静，一夜狂风早已停止。园子里葡萄树并不像你

想的那样，被风刮倒，它好好的，连木架也挺住了，只有几片树叶掉在地上。

一碗鸡蛋挂面，吃下去之后，肚子就不咕咕叫了。你挽起衣袖，跪在客厅擦昨天被客人踩脏的地板。一步步往后挪动身体。很快，客厅被清洗得像样了。一种风扇似的气流，抖动到你的身上，你舒了一口气，从地上站起来，拉拉裙子，顺手解下围裙，打量明晃晃的地板，怎么，有一团影子？你弯下身想擦掉，但那看起来脏乎乎的东西已不在了，你站起来，那团影子又移动在桌上。四下没有异常，但轻微的声音响了起来，一只鸟，大鸟，翅膀伸展。不，不是鸟，而是昨夜那只蝙蝠，几乎紧挨着书橱迂回地飞着，在空中画出的弧线，一根交叉一根，重重叠叠，离你越来越近。你一愣，大声喊他，却没有回答，你这才想起他不在家。惊慌之中你奔出客厅，从过道穿过厨房，拉开厨房里的小门，跑了出去。

积水在石板地上，风吹过，像一面面碎了的镜子。你一溜小跑，瞥见街名，好生奇怪。住在这条街已三年了，但你平常尽绕道，从后面的一条小路穿过去。你对丈夫说，你想搬家，他总不同意。街边公园溪水潺湲，傍依着亭台楼廊，草地鲜绿，你步子慢了下来，喘气，提醒自己，别朝左边去，那是一座修整一新青灰色古老的庙宇，门前长着一大片紫花地丁。你得顺着这街一直往前走。

远远地看见一个人。街上有人，证明一切正常，你便放下心。这人走上前，问你怎么啦，病了？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嘛？你谢谢他，不用了。他高个，脸长长的，面目有点儿熟悉，什么地方见过？但又想不起来。你转过身，想走开，他却拿出一个纸条，向你问路。

纸条上墨水写的字，歪歪扭扭，那不像字，而是一些半椭圆三角形爪迹似的符号，你摇摇头，还给了他，无意之中触到他的手，你心一紧，赶快缩了回来。走开几步，才发现他穿着和时令不相宜的黑薄呢子大衣，样子有点滑稽。

你的步子加快，梧桐树像绿色的火苗，沿街燃烧，一幢幢高楼四合院门窗紧闭。那人大概不放心，远远地跟在身后。你说不出是什么原因，跑了起来，一口气还没有完，抬眼一看，又到了家门口。房门虚掩，你钻了进去，关好门后，赶紧掀开窗帘一角：玻璃窗外，阳光倾洒在风上，缓缓摇着树木，擦过靠在街沿的自行车板车小面包车。窗外没人，那人并没跟来，看来找到他要找的地址。

你回到卧室，见被子还未折，便开始理床，铺上床罩，你坐在梳妆台前，脸色苍白。镜子里隐隐约约抖动着一对翅膀，渐渐近了，像穿出镜子直冲你而来。你闭上眼睛，顺势向后一仰，倒在床上。那只蝙蝠不仅没有消失，而且还在你的头顶来来回回飞着，嘲笑，威胁？逼迫你作出反应。将枕头扔了过去，没用；拾起来又扔过去，险些打中，它闪了一下，飞高，斜过衣橱。你拿起一本读了一半的小说甩上去。蝙蝠停在空中两个小眼转动，既在看你又在看书垂直落在地上。然后，朝大门振翅而去。你跟上，赶紧打开门，门外几步远，正站着那个男人。你猛地碰上门，吓得几乎瘫软。

你接过丈夫的公文包，他去洗手。将饭菜端上桌，取了一个杯子，丈夫每晚必喝点啤酒，你又取了一个杯子，给自己盛满。他诧异地看了你一眼，平常你什么酒都不沾。因为害怕，还是第一次想到应该凑丈夫的趣？喝酒，随意地问他一天工作怎么样，淡淡地吃

饭。他突然想起什么，端着饭碗挟了两块鸡，就往客厅里跑。墙上的钟正是电视新闻时间，你感叹豆腐青菜汤，鲜鳝鱼片炒红辣椒，麻油蒜拌萝卜丝，红烧蘑菇小鸡无人欣赏，他从来就是这样，不管是什么菜，只往嘴里塞，塞饱为止。你一个人坐在那里吃完饭。

当你整理烫过的衣服，该折叠的折叠，该挂起的挂起，你感到头有点晕，是喝了酒的缘故吧。他搁下了饭碗。你想了想，还是不愿对他提起白天发生的事。明摆着他不仅不信，而且还会数落你。

夜里又是瓢泼大雨，倾倒在屋顶窗玻璃上。每天夜里天气越来越糟，白昼却天天阳光普照。这安排太好了，夜里反正躺在床上，睡着睡不着都一样倾听雨声，混杂汽车停下又开走的声音。他为自己冲了杯咖啡，那香味飘了过来，你闭上了眼睛，拧灭床头柜上的台灯。

全身滚烫，滚烫，你轻轻叫了起来。那么猛烈、连续不断。你紧抓枕头，不愿睁开眼睛。太好了太好了。从未体验过的潮涌、翻卷，一遍一遍，你的身体被雕刻、拆散、重新拼合，你已上升到屋顶，大雨淋在身上，侧着仰着俯着，快乐粘连你和他一起俯冲。你大声疾呼，发现丈夫躺在旁边，推醒他，有人强奸我！强奸了就强奸了，有什么好嚷嚷的？他眼皮也不张开。你不管，真的不管？你的声音高起来。大惊小怪！总改不了习气。他背过身去，打起呼噜。你贴近了墙晕旋，害怕一下失去平衡，但你是那么柔软无力，一点点被推入床的凹处，你的手从枕头下面摸到一把裁衣剪刀，冰凉的剪刀使你全身的火凉了下來。他的喘气渐渐平息，你的喘息也渐渐平息。然后，你握着剪刀猛戮过去，血喷了出来，他连叫也未叫





就倒下了。

你战战栗栗把他翻过来，躺在血泊之中的竟是你丈夫，那把锋利的剪刀插在他的背上。刚才那一切不过是一个梦，你醒了，明白自己在梦中竟把丈夫杀死了。你愣住了，从床上一头栽到地板上，晕厥过去。

你从地板上爬了起来，天已经有点亮了。你战战兢兢地看床上，发现丈夫仍熟睡着，脸色红润，一只手搁在被子外面。

你松了一口气，但你已搞不清从哪个梦醒到哪个梦，弄不明白现在是不是另一个梦。你把他的手放进被子里。他翻了一个身，腿弯曲着。你走到窗边，卷起一小半窗帘，玻璃洁净，轻轻推开一扇窗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。早晨新鲜的空气裹着园子里的花香，慢慢涌进房间。

1993 年 12 月伦敦





曾经,邮戮是这样盖的



这是个切切实实的冬日上午

我伫立在一个“家庭旅馆”落地窗前,凝视咆哮的大海,悬崖,黑脊的鸥鸟翻飞在一叶风帆也没有的海面上,波浪的利爪不时击向峭岸。但是,站在这儿,听不见剥裸的山被巨风抽打的声音,也听不到人坠入深渊长长一声惨叫。双层玻璃窗隔开了一切。被折断的树,遍布通向海边的陡滑的小路。

房间里很静。壁炉燃烧的木柴爆裂出轻微的声音。

是否应像当年那样——

在那幢临江的房子顶楼,画一个深黑眼珠,瘦长脖子的女孩?

只要我转过身来，就能见到。一个纸风车，转动着，仍然执于女孩的右手里。她的头发纷乱，没有人能看清她的脸。黑夜来临，女孩的眼珠镀上一层雪白的光，冷漠，蔑视。她在我的小说《脏手指·瓶盖》里出现过。记得我把仅有的一大盘墨汁用尽，女孩的形和魂才留在了白墙上。一周之后，我怀着不允许任何解释的心理，离开了那幢度过漫长时光的房子。

难道我带走的不仅是自己？

如果有必要，那么现在我描述的女孩是怎么样的呢？她是否仅仅在我的小说里历经了沧桑？她当然得结婚，不，最好离婚，单身，或是个拖儿带女的母亲，但她仍是在不断地逃亡，奔跑……为什么我要流泪？

小小的房间

衣架上挂着一件黑呢长大衣，围巾，宽边帽及手套。灰濛濛的街道，一个全身穿黑的女人，神情诡秘，步履匆匆，从居住的伦敦乘火车来到这个陌生的海边小城。

我对自己摇头，但交叉在胸前的手却松开了。然后走向壁炉，用铁夹捣了捣火，火焰变得更加幽蓝，与房内家俱、墙纸的浅藕色形成一股晦涩的气势，随着我的身影在摇晃。沙发上摊开一本诗集，排成行的字母，一串串地滑过手心。作者英年早逝，墓就葬于不远处海浪呼啸的悬崖上——他出生的故乡。

壁炉的台阶上搁着昨夜的残酒。鲜红的色泽荡漾在玻璃杯



中，跟诗人的诗句一样。我合上诗集，复而又打开。一大摞信摊满沙发四周，墨色浓淡的字迹，长形圆形的邮戳，标明信通通来自遥远的东方——距这儿有八个时差的那个国家一些著名与不著名的城市。

插曲之一

她长着一头青青的直发，手里拿着小口径手枪。枪口不是对准自己的头颅，而是朝向每一个看她的人。照片的背景为一座古庙。门框上挂着一串奇大黑亮的念珠。微风使花布帘轻轻抖动。

“车站旁有个岗亭，我在那儿等你。”她的声音燃着火，却比铁还冰凉。

第一我不该告诉人我的BP机号码，第二我不该在电话里答应这个见过一面的女人，陪同她穿过黑暗中的电影布景，与一个导演见面。那是一个柳絮乱飞令人厌恶的晚上。“我不太认识她，不太清楚。她是写诗的？”她这么向坐在对面椅子的导演谈我。我是发疯了或是内心极无聊？我想应该做的是继续担任她分配的角色：找机会插几句玩笑，让房间里的气氛变得不那么正经八百。

谁会去重读旧信？

试一下，就会知道重读旧信是件无法进行下去的事。如果一个人离开你及你所在的这个世界，信也就随之而去了。不仅没有